#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七至一百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 刑賞門

### 賞罰

上仁宗論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　　龐籍

臣聞國家之重先乎紀綱紀綱之要實在賞刑賞不失

有功則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紀綱必隳伏惟皇帝陛下英睿恭勤綜覈羣品博詢下議以裨闕政況臣蒙荷天造粉身無報敢罄愚管少陳時事伏覩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夫官爵之設所以磨礪羣器以成萬務苟無勞而賞則人不務施勞無德而禄則人不務修德近因上殿奏事之際因言及此親聞德音亦以僥倖為患此聖心固已知矣以陛下欽明之德而尚有僥倖之澤臣恐由執事者有失持守典章之故

也夫戚里之族親近之臣得至帝座之前皆有求恩之意各徇其請則爵禄之數有限僥倖之求無極然人君以寛仁為德其哀鳴於前者恐難峻阻則必勉徇其意降旨於外臣愚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執守規矩無致超越大臣既執之陛下已從之求恩者至於再至於三則僥倖自息綱紀常存留此超等之恩以待有功之賞又覩近年刑典太寛漸啓姦路且殺人者死古今通制自朝廷降敕死罪情理可憫者並令奏取敕裁免或有不

中明言更不駁勘自此殺人者得設計謀造作情理一行上讞無不容貸者其法不過杖脊配軍獲生者雖荷寛恩被殺者幽寃何訴所以天下殺人之獄歲益多矣實恐自此豪强之民有殺人命者行賂造情以求奏貸無復償其死命此蓋欲為寛法以感召和氣臣實以謂不然至於盜賊之黨在制其萌兆小盜不捂則大寇不集前代本因小寇失制遂成嘯聚為天下患者多矣近貴州刼賊何安等六人各執槍杖自稱將軍本處知州

譚綜妄作情理奏聞貸却五人遠方之民被此强劫今貸活之臣恐自此盜賊不懼若遇荒歲羣黨必成結聚既多必須加兵峻法以誅之臣謂誅其衆於後曷若戒其事於前欲望今後諸處奏到殺人强劫罪人如其情理無可憫之狀即乞依法處正不與容貸臣出於儒生非樂聞深典實恐沉冤無訴獘門公啟兾恐法不勝姦寇盜益熾故宜早絶其萌無使至於難制也所謂熒熒不已炎炎奈何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此之謂也又貪婪

之吏惟財是圖常使懐於懼心則不敢侵剥於下先帝深疾贓汚如法嚴戒一經黜削不復齒用近年貪吏益衆蓋由寛法所致向來以贓廢棄者既獲甄叙又降勅不許按察之官召人告首自此貪心益固自謂得時按部之官轉難發舉前歲太常博士王昌符知循州為政貪濫遠近所惡朝廷令放離任皆謂必獲罪譴到闕轉屯田員外郎又職方員外郎沈厚載知南劍州在任貪濁不公祇為勘官非才致其漏網然其曲情枉法事迹

灼然洎移知歸州亦轉正郎此所以為過者不惟無懼罪之心兼亦有望恩之意伏乞遵先朝嚴制改近年寛典用威贓猾以安黎民又覩軍戎之政稍失防制兵士漸恣不懼都將都將畏罪姑息其下蓋由近歲寛階級之法啟輕慢之心故也夫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此明治兵之政與常法異也若都將有誅剝其下虐用其人灼然可罪固不可寛之也若小小曲直亦不須一一量較輕重況都將本出於卒伍豈無小過失若令兵衆

持而制之則更無畏憚既不畏都將又安得不恣横為非若必須無瑕方可臨衆則舉天下能有幾人故在制置其宜無使兵衆輕制都將都將反畏其下也每有兵士論訴都將公案内有小小之過皆亦下獄勘罪結案取裁此亦望朝廷别為經制漸使都將有權則兵不敢驕縱近戎州奏寧遠指揮兵士馮順等一十八人共謀結連逃背往賴令寨先斬𭐕寨將勾鑒後撥出本寨衣甲器械虜掠守把兵士遞鋪軍人往資榮州界打刼收

拾人馬田來搓破戎州占坐候兵馬到却走入蠻界𤓰買猪於神廟飲血酒為誓因徒中告首幸而敗獲不然則為一方大患矣此乃不畏都將所致也望朝廷深切戒之速宜改立治軍之法景祐四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江淮官吏迎賊納城不可寛貸

歐陽修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按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寛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歛

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放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隳壊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以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

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内攻其致害之由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寛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寛濟寛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遜而不罪劫人

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備禦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寛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緣韓綗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綗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自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

重行朝典不可寬恕慶歷三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駕馭諸將賞罰當謹

范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抛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赦釋放授秦州部管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户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管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紀充北京都部管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

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墮將如王信狄青實有勇武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廷用邊將賞賜甚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令而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他號令不同如須合

轉起亦俟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何以保太平之業臣竊懼之願陛下裁擇慶歷三年上時為參知政事

上仁宗論張子奭宣勞少而恩賜多

歐陽修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陜西青白鹽敕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盖以子奭宣勞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

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幹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令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轟為此僥倖令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令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令中書

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盖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以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今後有勞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有別著能效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為無勞但恩賜

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效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慶歷四年二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追錢勰誤賞之官　劉安世

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錢勰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勰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

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家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内竦然向心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奬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謹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罪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無一人在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吏亦霑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

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戾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厚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畀名藩使䰐善去不過如此今賞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偽之迹固在䰐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徇公議追䰐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幸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

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葢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為一錢緦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元祐三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奏為种誼生擒果莊賞未稱功

常安民

臣聞邊功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徼至昆蟲草木遠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利之功也

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邊患若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强據州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及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往歲西蕃棟戩大將果莊青伊結綽黠有智數熈寧中於踏白城誘惱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滲其頭顱為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

年未有能稱詔旨者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為内應從之者十已八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户焼蕩其廬舍掘發其窖藏蹂踐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果莊之兵已逼岌乎如掛虎口誼禀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忠郎結戬包順包誠之徒灑涙泣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

諜詛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衛隘以絶
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果莊獻之闕下西夏五
十萬之衆及境聞之遂皆遁去勲烈煌煌誰與倫比而
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功為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害
奇功非求利之比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果莊誼吞
諜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能趣舜卿俾
用詛諜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
賞師雄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郎陝西轉運判官

繼除校理固不為過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為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諤乃自庄宅使止遷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在殺獲果莊者未仕人授諸司使令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諤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行乎以為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果莊擒獻之日百官聚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聞鄂特凌古囚温錫沁以附西夏有吞併熙河之志

蕃部一摇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人材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惟种氏為最著臣愚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种誼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勸而邊境無虞矣紹聖三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徽宗論任職治事不當一一論功取賞

吳執中

臣竊惟朝廷張官置吏必各因其才足以當其事然後

付以是職於事為治而於職為稱則適足以受是禄居是位而已否則在所當黜也今任其職治其事者不復以為當然必皆一一論功取賞於朝廷臣竊以為過矣開封府大理寺將作監權貨務其尤甚者也臣謹論之開封府之治事大理寺之決獄將作監之營繕權貨務之筭鈔此其職也居其務者必出於選用養之以豐禄厚俸以俟進擢固已度越流輩乃以其職事所當為者較計積累以為功勞一歲之内率常五六遷自宣義宣

德郎不二三年而為朝議中散大夫者往往皆是人皆指目謂僥倖誠不可以久行宜有改也臣竊謂朝廷振革頹獘建立法度之初人易以勸而皆趨事赴功固當不吝爵賞以風動天下今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互相糾正不容其有稽慢縱弛雖碌碌常才足以營職辦事固非有異效可以稱道謂宜參酌裁為定制須其任滿考校功實量加遷陟亦足以示勸庶合中道伏望聖慈更須詳酌施行大觀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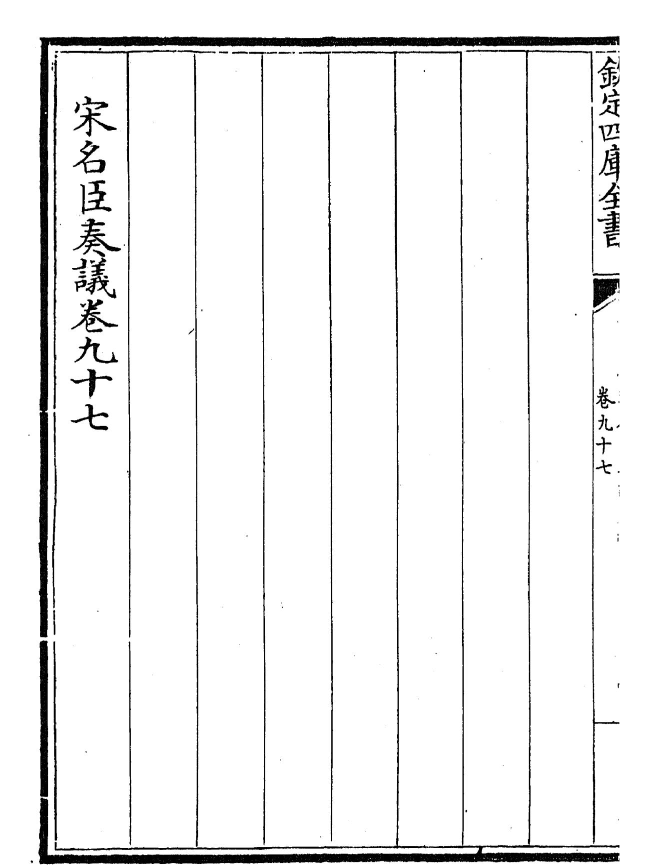
上徽宗論西師賞功之濫　許翰

臣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爲武節郎董成部一百五十四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武經郎郭寧部二百七十二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兩官事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禄顯設於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

為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閒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强敵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師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達蘭而殪之首帥既亡敵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熈寧用兵安南郭逵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

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頼陛下神明威武羌戎震慴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前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便得待罪掖垣與兵房事月餘之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遥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議

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熈寧審實之意稍求
所以酌損故臣輒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言之非特為
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公六功之賞戰功曰多
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多筭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
軍實計所獲多以為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
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
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為説是以冒昧而請
之宣和元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刑賞門

法令

上仁宗論編敕當任達識大儒

宋庠

臣伏以國朝以來詔數下而建條比牒連名充曹劊府

煩科碎目與日而增每罰一辜斷一事有司引用皆連
篇累牘不能偏舉率不紀歳則别加論次謂之編敕條
貫餝盡綱目畢張大可含元細不容髮王者之制揭若
日月動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禁切而廣伏見今日編
敕者繁長猥俗與府縣文符無異用字乖舛遣辭重複
寧所謂明白温醇之旨邪實由不專任達識大儒而多
用執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寧制法之人哉
古人有言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與法

吏謀致治之本是猶使奴織而婢耕要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專委鴻博之老及輔弼大臣商較敕條畧依律文為體裁制其文布四海使識朝廷之尊傳萬世俾知文雅之盛仍自今日以往有臣庶上言欲釐改舊章建設條禁者願陛下謹其俞旨必先付之兩府參之羣吏若前條確見其短今文卒以為便可行於經久者即再下兩制令以所陳之狀去其蕪雜取其精意傚約律令著為章程若事止苛文不足發明利害者皆寢而勿

報如此則法不數變而民知所從言者必難臣曰今若依律令以為赦天下官吏必不能曉臣對曰今天下所頒律令曹局小吏猶能用之而依律為赦獨不能曉此膠柱之論也又必難臣曰夫詔赦者多先帝所定而不當改臣對曰凡詔赦之設本臣庶上陳之見寧一出先帝之口哉况聖人以便利萬物為至仁不以因循陳跡為孝且太宗皇帝改建隆之赦真宗皇帝革興國之法是皆不可乎此守株之談也明道二年上時為三司户部判官

上哲宗乞修敕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神宗皇帝達因

革之妙謹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敕令凡舊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寛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於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隐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

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異務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全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畧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行無窮元祐元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別修改奏讞不當免駮勘條

范百禄

臣竊以堯舜大典罪疑惟輕至周之時刑疑則從罰罰疑則從赦漢詔獄疑者讞有司不能決獄廷尉令赦所謂刑名疑慮者蓋本乎此書稱宥過無大周官以三刺三赦三宥之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原情定辟兾有以生之不得已焉然後刑殺令赦所謂情理可憫者亦出乎此祖宗立法以此為輕重賞罰之權

以此為人主好生之德但令有司審謹罪罰必當不妄貸凶暴當誅之人則為善矣故熈寧敇云如非疑慮可憫而輒奏者免駁勘此正合於漢詔所謂有合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之意至元豐則已刪去上件與免駁勘之文中間雖曾申明然敇意終是未備至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敇則云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仍委三省點檢如有不當許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本部自承准著令已來每擬斷大辟固不敢一槩用例貸配然

官吏上下自非明恕不惑鮮不顧避黜檢畏懼奏勘故罪案條法雖在疑慮可憫之間稍不灼然明白則往往入重不憚論殺以苟逭一時之責兼不住看詳得其間疑慮可憫者屢以批退故從依斷以此比之已前年分大辟論殺分數為多仍訪聞比來在外諸州知有此約束亦頗承望風旨不敢奏讞死刑臣愚以為上件著令雖革得往時用例破條之獘不失有罪之人深恐行之積年將見其間罪人必有當輕而重者不少矣甚違寧

失不經之義殆非朝廷好生之德謹具録熙寧元豐敕幷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條及元豐六年以後幷自降去年敕條指揮後來十箇月斷貸過大辟分數繳連進呈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下有司覆詳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條貫參用熙寧元豐敕意重别删修立法庶使平國之刑協於中正天下幸甚元祐二年上時為刑部侍郎

上哲宗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彫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刬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於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寖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精加裁

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獘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而官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

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彼而礙於此故有求之人不能悉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無一二徒自奔競無益風教夫闕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獘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檢點内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删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

行移彌月取索甚多定奪去取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覆詰問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備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

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絶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元祐五年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禁約

上真宗乞禁銷金　　丁謂

臣准詔開封府民吳遂違制造處金服已決訖准別敕配隸令三司申明舊禁者竊以儉以制用有國之彝典

奢則不遜庶民之大防國家撫育黎元務厚風俗而輦轂之下廛肆相望競造金箔用求厚利況山澤之寶所得難致儻縱銷鎔實為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惜此上幣棄於下民雖王者居尊不貴難得之貨而有司守職須條革獘之方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間金戧金線金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用為首飾冶工所用器悉送上官違者所在捉搦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告者給賞錢仍以犯

人家財充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上時為三司使

上仁宗乞斷祆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葢以奸臣逆節狂賊失規多假鬼神摇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粤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剿絶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

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僮隷民之有病則門施符篆禁絶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食則云神不聽殆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凴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人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旣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

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祅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餕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鬬爭行須作水盡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憲典具有條章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祅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户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到祅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

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天聖元年上時知洪州

上仁宗乞禁夜聚曉散及造儀仗事神

劉隨

臣聞好生惡殺往聖之大猷先德後刑前經之令範成兹盛美允屬公朝臣近知侍御史李應言等制勘京東李定祿等公事干連甚衆具獄聞奏兩宫聖慈特加欽卹除首四人悉從寛典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朝野

閭之無不相賀臣久歷外任粗知其由閭閻之中似此多矣不食葷血迷謬相傳誘之以天堂怖之以地獄夜聚曉散謂之修善無識之民多陷邪僻原其本情皆為妄求佛果也目為不軌恐涉非辜愚迷者不知國法所禁捕盜者但以發姦為公卒逢捕掩之期遂求奔竄之路計窮拒捍或騁兇麤捶拷及身詿誤不少聖情軫念昭雪至多足以見泣辜推人感召和氣也臣又伏見京東羣民間有拜岳大會率斂財物千百為羣造作王者

儀仗及有真假兵器結束人物私自推補僭侈相尚擬率戶民原其本情皆為妄求福佑也若不嚴行禁制深慮別長姦宄或因捉搦送官恐將指為叛逆既有乘輿之物獄官何以申明若遂寘於深刑實慮成於枉濫各宜曉諭庶絶澆訛且夜聚曉散之徒為其虧損風教已有條制頭首及強梁者處死造乘輿兵器祀神者慮其宄黨竊發所宜特降明文臣欲乞似此違犯其頭首及強惡者並從違制本法科罪率從者勿治仍乞以此二

事散下諸道令鄉村要路粉壁書寫重新曉諭使民知禁不陷刑章庶明善教之方用廣率人之化天聖五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乞逐去妖人張惠真　劉隨

臣聞神怪之事天子不言妖妄之徒聖人切禁所以防惑亂而止刑殺也臣竊知開封府有犯罪無目人張惠真妄稱數百歲見在京師誑嚇聾俗若不早為逐去竊慮別長妖訛牽掛平人漸紊刑法臣伏見天禧中西京

河陽妖怪大起不經旬日已到京師或云變化多般或云形狀怪異遞相驚恐街坊不寧遂出榜文定其爵賞許人告首廣獲妖人自後捉到夜聚曉散人張子元數百人命吕夷簡制勘决殺頭首六人其餘免死驚擾捕逐數月方安蓋因此徒造作幻術常加禁止尚恐妖興忽若信其妄言便恐别生怪異其張惠真採其羣議死必有餘本府蓋藏上惑聖聽免其誅戮奬信妖訛伏望聖慈不聽邪言速令逐去仍加防守勿縱妖狂庶兹巧

僞之徒不傷清淨之化

貼黃臣讀書見漢武帝好神仙方術之事封欒大等為文成五利將軍館於宮中與之抗禮自後詐僞俱發並皆誅死即知神仙之徒必不自言奇異張惠真必是夜聚曉散妖妄之人伏望聖慈速令逐於遠惡去處只如長眉行者之類亦不宜久在京師惑亂衆庶天聖五年上

上仁宗乞禁匿名文字　吳育

臣伏見近年以來多有造作讖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暗貼文字恣行毁謗以害雠嫌或密聞朝廷自謂忠赤若是公直無隱何不指事明言若憑虛造作必藴邪謀更與隱祕姓名正使奸人得計臣恐自今忠良立身易為傾陷國家舉事便欲動揺惑君害時無大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雖然陛下聰明必不熒惑亦不可使聖朝長此風俗寶元二年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仁宗乞禁戚里權要之家塗金

錢彦遠

臣伏見真宗皇帝詔書以塗金冗費上自宫掖下及庶民一皆禁止三十年間不敢有犯陛下奉以儉約遵守祖宗舊章雖申明塗金之敕歲下而近日戚里諸親權要族黨並以塗金衣服首飾相尚日增盛麗以至三朝慶會被服入宫蔑視刑典習為慣事且此巧僞之物蕩昏心目無益寒饑風俗所以趨競者禁雖立而法不行故好之愈甚况真宗皇帝崇本冲素講求制度欲為萬

世之戒豈可使之廢墜此乃國家守成大要屬在陛下今欲乞嚴行禁約塗金匠人依舊條處斬如情理稍輕刺面決配千里外牢城臣寮之家用使造作者並科違制皇親戚里即不支俸錢一年其失於糾察賞罰並依先朝之舊仍乞指揮内東門司使臣如有諸親命婦郡縣主等入内輒服金衣首飾者並畫時禁止不令入内一面具姓名申奏勘責如本非私情別因事彰露亦與同罪所貴先朝之制遵行天下皇祐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乞禁止臣寮上封章告人之罪

呂誨

臣竊以著令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葢欲廣其採納輔益聰明邇來中外臣寮密上封章告人之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而又事多不根言無指實理非干己情縁報怨甚至詆訐平素之實暴揚曖昧之事朝廷既難明辨善人無以伸寃刻薄之徒寖成風矣況禮貴從善法許自新日月既已經久赦降自當洗滌事儻涉於厚誣理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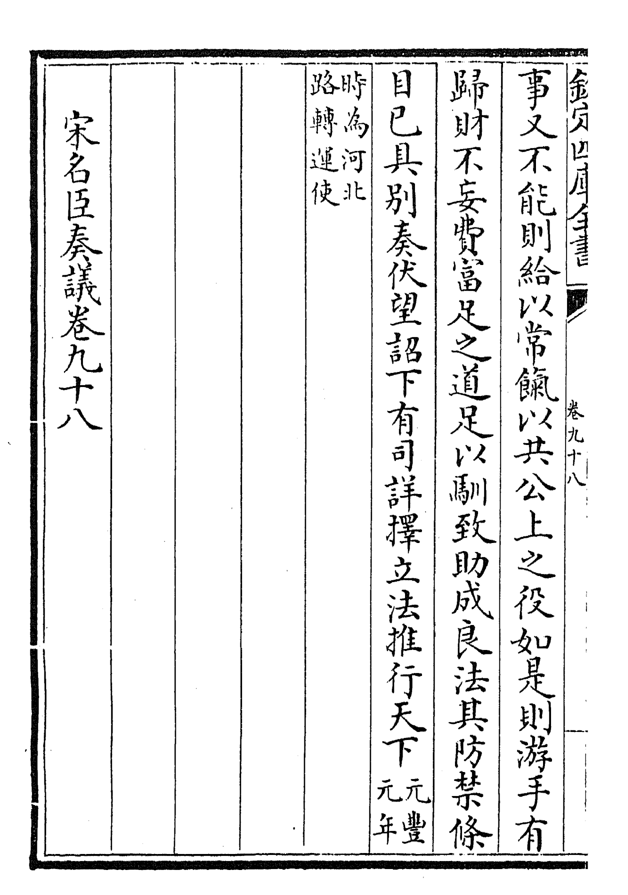
宜於反坐臣伏乞今後非在言職輒以章奏指計他人日前過犯及事非干已者即以所上文字付有司鞫勘在外則置院推勘所貴止絕狂妄紊煩旒扆仍乞詔示中外嚴行遵守嘉祐六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立制度禁侈靡　吳大忠

臣伏見朝廷比修常平之法將以抑兼并振乏絕可使民富而無離散失所之憂然行之累年雖嘗貸助之惠猶粒米狼戾而無歲月之儲一有凶災散亡道路臣嘗

究其然矣時平日久文法闊踈小民不知謹身節用之道以惰為樂以侈相驕膳飲必精有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服御必華有一日而用數日之費況飲酒般樂游蕩無度畧無法禁安得不貧臣聞古者大夫無故不殺犬豕七十者始食雞豚狗彘之肉今則庶人日以宰羊豕為食不緣賓祭不為養老安得芻豢而共之古者庶人五十可以衣帛黼黻絺繡以章有徳今則朱紫之飾不閒府史美錦文綺逮於臧獲安得女工而供之至於宫

室輿馬器皿之奉率皆稱是而又釋老之徒齋薦塔廟神祠巫祀鼓舞祈賽所費益以不貲故田野之民不安其業滅裂鹵莽從事於農所獲既以不足則不免貸於私家私貸不足又以貸於公府常平之息誠薄民貸於公者誠願然一入其手侈費者十有六七若博奕飲酒又不止此此殆法禁有所未具也臣愚伏願陛下深詔有司申明法令畧立制度禁侈費以為用財之法民間無職者皆書於籍任之以九職之事不能任則轉移執



事又不能則給以常餼以共公上之役如是則游手有歸財不妄費富足之道足以馴致助成良法其防禁條目已具别奏伏望詔下有司詳擇立法推行天下元豐元年

時為河北路轉運使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刑賞門

恤刑

上眞宗乞除非法之刑　錢　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

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於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古者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放驩兜流共工於其處然此四罪者皆殺戮滅絶之典也葢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至於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

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

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制天下燭理不及則幾於亂

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

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爲

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

九族遭誅漢祖旣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

之法爲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

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

也以其身命尚存今受其刑後代尚以為虐而絶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於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首足坐釘立釘鈎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

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闤闠以示徒衆四方之外長
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
妖僧造變數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
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葢以已死之刑復
加臠截斷割此即古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
故重矣刑止於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臠截斷
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贖於刑所貴誡於後人令無犯
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廵檢使生釘一賊而於集

衆之際猶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可誡則秦之天下無一黥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誡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僭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

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以人之五藏
繫於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故於今稱善理
天下能保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
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僣
稱帝號理廣以酷死於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
怨之立於刀刃令之史傳貽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
之而絕其法廣民於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
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割心刖脛獨夫受行

之矣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亦必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咸平五年上時通判蘄州

上仁宗乞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

燕肅

臣竊考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

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斷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二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待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守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

淹延臣則以爲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天聖四年上時判刑部下

其章中書王曽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遂下

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

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舉駮

上仁宗論開封府公事不經糾察司引問

范鎮

臣等奏陳開封府勘到桑達公事不經本司引問便行

處斷雖攀援近例即元無正條乞今後一切編勑施行
令月十九日准密院劄子節文右開封府緣有上件體
例所乞今後一依編勑施行已奉聖旨不行臣等未曉
此理檢會開封府前後承受特旨勘鞫公事本非因聖
意有所喜怒皆是府縣失職不能禁姦姦發之後尚未舉
覺致煩聖聰旁加采聽正是其救過苟免之際然則結
案之後一行密問略辨白黑宜無所害何必深自蔽匿
偷欲了當或內懷不辜無所申吐恐此但可以成獄吏

舜文之敝而未足副朝廷恤刑之意也先帝聖德仁明
欽恤庶獄以京師浩穰刑獄最繁故建設糾察一司令
澄審真偽欲使凡受罪者自以不寃從建置以來每有
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
之任聖鑒卓然與文王等矣若以奉聖旨并中書密院
所勘公事即不録問無乃非先帝之意亂有司之守大
凡設法者必關盛衰以立制防因循以杜漸令既曲許
聖旨中書密院所勘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

重刑罰之理而適足啓府縣弛慢不勤其職獄吏侵侮無所忌憚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此臣所不諭也又竊見朝廷舊法中外通制官府常守皆不許用例破條令或於四方承平之日京師取則之地刑獄極審之司人命至重之際特許廢條用例事理乖舛又臣所不諭也臣等蒙朝廷選委不敢不盡心誠望萬分有一可補聖政非欲採摭錯失以為已能但先帝所謹者亦望陛下謹之刑不可濫赦不可啓條不可廢苛不可廣乞今

後府司及左右軍巡大辟公事内雖係奉聖旨及中書密院勘送者案成之後一依編敕施行貴得允當嘉祐四年七月同劉敞上時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上神宗乞春夏不斷大辟　蘇頌

臣伏思國家以仁恩被冒天下祖宗重用刑辟陛下丕承謨烈憲章大備輕重得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雖笞杖之責不合法令未嘗輒行其已斷之獄猶加審察官司縱出者坐罰深故者或至廢斥

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用刑詳謹未有及我朝之仁恕平允者也惟論決重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恐亦為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戇不識大理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殺也史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皆譏其虐政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蓋不於陽盛之時勦絕生命所以協天意助人情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其說

蓋患囚繫之淹久耳臣以謂獄官按鞫茍有連逮不以輕重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以淹久故釋而不問也臣愚欲望聖慈參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惡逆以上決不待時外其餘衆罪並俟秋冬論決免當温和之日而有愁痛之聲亦足以成聖朝仁恩之美也且無知之民輕犯刑網殺之為可矜貸之為廢法萬一待決踰時或遇恩降得從末減是陛下不廢法而全人命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畏愛上當天心感召和氣誠

太平之高致也熙寧元年上時知審刑院

上神宗論重辟數多　　呂誨

臣聞先聖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將以救衰亂之俗也然世輕世重因時之弊齊其非齊殺以止殺故犯治則重犯亂則輕斯馭威輔正之大要也降及三代稱治莫盛於漢唐高帝約三章之始人心忻慰逮文景有刑措之風比隆成康貞觀中斷死刑二十九人開元中五十八人得為興隆之盛矣我朝興運一百餘年累聖繼述

仁德純被四方無事刑未至清天聖中歲計重辟數千而後有增無減漢唐之天下亦令之天下漢唐之官政亦令之官政斷獄繁簡何其遼哉臣竊以古之新一號令必示於人俾其知禁命一官守必先風教令之所理與古相反夫訓道不明則愚民陷焉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欲遷善遠罪而道亡繇也任刑之失正在於此加以賦歛日急力役日煩山澤之利籠入殆盡生齒之聚游手過半時豐儲歲食者百無一二不幸水旱相

繼流徙無定其等死則何所不至非不忌法勢使之然
也矧閭井之人有不事事者悉皆循習以為常州縣熟
視而不為除去姦吏養之以濟惡一有敗露抵法者皆
良民平時誘脅之致職捕寇者罪爾朝廷推恩與時滌
盪每歲曲赦三年大霈蒙活者雖衆自新者無幾重辟
安得有少衰也觀令之用文大率生刑入於重死刑出
於輕犯笞杖者在民則或黥或配在官則衝替停任皆
出特旨犯絞斬則遂成疑獄奏讞既上則例皆曲貸舞

文者附會其事出入死生在於掌握使幽寃無以訴刑之不清殆爲此也廷尉天下取平之地今又欲以誅殺通守惠姦長惡莫斯之甚王符曰賊良民者莫大乎數赦孔明相蜀不赦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數子者皆知識幾深通乎世務豈無好生惡殺之意蓋知輔政之道本於無刑矣獨唐太宗用是而治嘗詔侍臣曰我有天下以來絶不放赦令四海安静非常之恩也貞觀之刑不得不簡此其明效矣臣伏望陛下至明

燭理盛德圖新揔覽權綱欽恤刑典法網宜疎略使之易避禁防宜高峻使之不越風俗大化屬於循吏號令謹於反覆律文戒於揺動凡有赦恩無失有罪唯有註誤與之原免仁慈如是而推廣則天下之訟必清重辟之奏必簡太平之治不難成矣狂愚所慮仰副明詔唯聖智詳擇海隅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肉刑　呂公弼

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令曰陛下亦以為然絳又

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寛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令不究其

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熙寧二年五月上時為樞密使

上神宗論近歲刑獄枝蔓　文彦博

臣竊見近歲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大暑盛寒縲繫囹圄其間豈無寃滯感傷和氣朝廷每至盛夏必行疎決或水旱為災原減輕繫此聖慈欽恤之至也然守臣獄官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厚之化夫刑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德不任刑以

德為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為陰居大冬不用之處所施輕重昭然可知臣不敢以經史遠事言之竊以唐之憲宗號為中興任德任刑頗得其理嘗謂宰相曰于頔懷姦覩朕任刑欲朕失人心也且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何由寧固臣以謂令之收守監司宜得明惠厚重之人宣布朝廷寬大之澤施豈弟之政變刻薄之風則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元豐三年九月

上時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

上哲宗乞遵祖宗舊制降詔恤刑

范祖禹

臣近准中書省録黄節文尚書省檢准元祐敕諸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刑部遍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有改至熙寧二年編修中書條制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

於四月十月檢舉牒逐州長吏訖奏臣竊惟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普天之下至於海隅狴犴囹圄之中皆知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為仁恩也今令刑部遍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陛下恤刑之意元祐五年六月

上時為給事中

上哲宗乞用中典勿尚嚴刑為威

范祖禹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寛刑期無刑蓋非得已也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陛下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從寛臣願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聽陛下為民父母海内

皆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惟陛下聖意專主於寛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幄無所裨補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福祚結人心者莫先於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深留聖心天下幸甚紹聖元年四月上時出知陝州自宣仁上仙熈豐餘黨復用盡變更元祐政事欲以嚴刑峻法陷害忠良祖禹逆知其意故臨去上此疏

議獄

上仁宗乞今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

吳育

臣聞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寛典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無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勘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文案具乃止坐請求常

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
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
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
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
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
族冤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
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
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

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慶歷八年上時知陜州

上仁宗乞發遣親事官吴清等照證公事

傅堯俞

臣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赴開封府照驗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為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辯獄詞未盡究抑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恤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未為得若付之所司辯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日聞於陛下惟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賕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刺告盈前於陛下何益

適足以煩刑禁而揺善良之心況今吴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地分乃報城東公事事實當賞吴清等而罪城東探報之人事虛則吴清等豈得免責苟罔辯是非蕩無拘檢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有謂若沮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誤陛下幸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發遣免致淹延刑禁且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懇激之至

嘉祐六年十月上時

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仁宗乞發遣親事官吴清等照證公事

司馬光

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莫敢為非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獘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量其過失廣作

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捃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為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廵察之人少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嘉祐六年十二月上時為諫院

上神宗論監司官所在多起刑獄

張方平

臣伏以國朝自祖宗以至陛下積德累仁重用刑辟急深故之罪寛縱出之罰愛育下民若保赤子致其忠愛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所在多起刑獄至於州郡常程公事方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法平允偶其所見愛惡異同即别差官置司推覆事本微小張皇為大因縁騷擾株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勾追證佐盛暑嚴冬淹留牢禁其中有罪犯絶輕亦有

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瘐病飢寒愁痛無告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鍊雖是平人亦須有虚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於天下銜寃抱枉感傷和氣災害日生且獄者人命所係王者所當深重者也豈容官吏依勢作威事既自外專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三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冒請糧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到遂

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點檢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别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九月初方始結絶歷一百二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十人往還三千餘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閒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欵狀二千一百三十一張凈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

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今又有
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公
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院
推勘臣詳樊宗望公事本州勘結頗已詳允具狀聞奏
法寺定斷尋已准朝旨斷放訖竊慮差官前來置院依
前追擾淹延貧細之民飢寒失所欲乞特下法寺取索
上件公案看詳委有情節不圓刑名差誤即乞別差官
依公取勘施行緣此置獄之弊事干天下伏乞朝廷特

降約束諸路非奉朝旨所置推院令推勘官候結案日具録監司所送公事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係勾追禁繫人數於在禁日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繫人州縣程途近遠及斷放刑名開坐申中書送御史臺或法寺看詳事狀其有不當置院推鞫或淹延枝蔓枉繫無罪之人諸有非理伏乞議其多起刑獄巧文鍛鍊之罪則刑辟慎而和氣感召矣熙寧五年五月上時知陳州

上神宗論詔獄　彭汝礪

臣聞人主之所宰制羣動百官萬民如馭一馬進退遠近無不在我非獨威福之效也而有德禮焉上下之道報施而已上施之以禮則下欲報之以禮上施之以德則下欲報之以德其澤蓋非一世而已其遺波餘澤流溢漫衍及數十世而未已也朝廷數以疑似歲起詔獄卿士大夫摽然懷茍免之心是故爭緣飾虛辭以為容悅故外有事君之禮而無事君之心造偽飾詐趨利亡恥其流及下浸不可止且古者於大臣其罪也甚章較

明白尚遷就而為之辭況事或出於嫌惡而多在於疑似此不可不重也故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木非不可伐然必掎之恐傷其性也薪之欲析必因杝之不欲逆其理也彼於物如此而況於人乎彼於民如此而況於卿士大夫乎且夫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而勢非特萬鈞也大臣之生死貴賤在人主而已是至微賤今以雷霆之威萬鈞之勢震壓於至微賤之身而阻之以虎狼之吏罪之以秋毫之法又逼之以狴犴桎梏之具待

之如此何所求而不得者夫漢唐之臣入嬰冠冕退就圄圄朝坐廟堂暮戮都市以令視之至有禮也自祖宗以來愛養卿士大夫甚厚天下化之皆肅然有尊尊貴貴之心令廷臣輕於陷法於是浸益陵夷矣臣聞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方陛下操與奪抑揚之柄以御羣下必不為已甚然末流之敝恐有甚於漢唐者夫舜咨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刑罰雖盛世有不能無也至於以愛惡而議獄以疑似而論罪實非天下之所

以望於陛下者熙寧十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乞罷大理獄　朱光庭

臣聞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恭以陛下上契天心下符人意凡一舉動莫非順理刑罰之清萬民之服適當今日竊聞詔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看詳大理獄探報不當事有以見陛下寛仁之盛德其大理獄從而可廢伏縁治獄自有開封府御史臺安用更致此獄且獄名不一非治世之美事又帝居之側

豈當致獄之地凡為人臣者不務崇理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臣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戶部侍郎楊汲務為刻薄致位高顯久任大理官稔為刑罰虧仁德之事乃不忠之臣也臣欲乞罷大理獄并黜崔台符楊汲刻薄不忠之臣於外俾天下知聖人唯尚仁德以化民則刑罰愈清而萬民咸服矣元祐元年

上時為右正言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九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

宋　趙汝愚　編

刑賞門

赦宥

上仁宗乞郊禋更不行赦　龎　籍

臣竊見南郊禮畢行赦且禮行於郊而勸賞賜赦者古之人無有也三王之世歲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又祀

感生帝於泰壇漢朝有甘泉五時之祭綿代而降郊祀不輟至於賞赦皆未之聞也有唐兵興以來事天之祀歲或廢之迄於五代三年之行還必大賞所以勞衛兵也必大赦所以蕩亂獄也然則所賞既大不可以歲舉故必三載而躬祀也聖朝承五代之弊興千齡之統應變以制事酌中而立治遠追前古之法近擇後王之迹是以間歲報本就陽位而展禮一朝錫福御端闈而行赦慶賞二柄行慶之道也謂夫法駕順動六師景從雖無

大勞而必隆賞所以勉軍伍而衛社稷也雖至愚以謂賞者國家之大典可以仍舊謂夫狴牢悉啟桎梏並空雖皆大罪而必盡赦所以滌衆故而使自新也雖至愚以為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故以為政教之大患也所謂常赦者除十惡鬬殺劫殺謀殺並為已殺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贓至死不

赦外其餘罪咸赦除之設有鬬毆者折筋墮胎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即損二事已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以威力取財雖不傷人是皆凶險之大楚毒之極寘之常刑則可以舒平民之憤挫惡人之鋭乃復被其大恩出為無罪誠不足以增光盛德適足以塞和氣而已況復將有事於南郊之歲必告布天下民以是知國將郊禋郊必宥罪乃先其時節用肆其凶暴雖約束之預降終瑕釁之悉蕩宣父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

使之知所以為幸陛下誠能布發睿旨昭示天下令後郊禋之日除賞賜之外更不行赦使無敢為虐則善懦者懷惠凶頑者知禁景祐元年二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仁宗論仍歲減降　　蔡襄

臣伏覩比年以來盛夏之月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迭從輕典此蓋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冒炎暑之苦而處狴牢之下天衷惻然下寛大之詔實羣生之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限之施而

竊有惑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寃滯非特專宥過戾也廹隆冬緣亢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户之民習蹈前事咸知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仍滋為弊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令所涖者大罪而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邪重法尚不足以禁顧輕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嚮善哉國家每郊禮必大赦貸民之

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疏决減降之制臣謂貧弱者多負寃而富強者多蒙宥為惠甚小而其蠹甚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參前古之制捄當今之敝罷減降之詔而責天下州郡吏審辨獄情而勿以繫也臣䟽賤而言近不勝隕越之至慶歷二年上時為館閣校勘

上仁宗論不可數赦　　范鎮

臣聞古人有言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此言赦之惠奸而無益於治道不可數者也屬者京師及畿輔歲一赦

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京師兵士又再得賜錢姑息之政無此甚者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必其在五六月間也猾胥姦盜倚為過惡指期以待免況再赦乎況三赦乎其為惠姦虧損治道可知矣好人良善也數赦尚猶喑啞蚩蚩愚民其不狃而為姦且盜者無幾矣又令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能無動心乎不可不慮今陛下德音已下賜錢已出臣知不可救已伏乞今後罷所謂歲一赦者以摧姦猾

而使善良有所立也罷兵士之特賜錢者以均內外以防後患而使民力得寬裕於財也昔唐太子承乾為長孫皇后病請賜赦以崇福佑長孫皇后曰赦者國之大事豈以吾故亂天下法乎長孫婦人耳猶能如此陛下聖人堯舜之資顧不為長孫后之所為乎臣竊惜之至和二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不可數赦　　司馬光

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併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謹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令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有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

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歳盛夏皆有疏决猾吏貪縱大為姦利害民暴横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愿慤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懲惡之意哉且疏决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滞積寃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

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延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赦之也又祖宗之盛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令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百職隳惰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令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仍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有所戒懼嘉祐

六年八月上

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災異不必肆赦　　周表臣

臣伏見國家每因天文之異水旱之災大則行德音於天下小則曲赦於四京臣竊惑焉夫數赦之爲害古人論之詳矣蓋古者赦過宥罪行於過失遺忘而不以惠人陷於刑辟者非盜人貨財則脅弱暴寡者也使爲盜者蒙釋則其主必憤疾使衆強者被宥則寡弱必無訴故赦者良民不被其澤而惡人昌矣又況小人習性之愚不能改過自

新其既出也大至於讎害其主小至於傷損平人則復穴坯踰垣揭篋探囊故朝脱桎梏夕復殺人朝出囹圄夕復為盜此非一日也國家何姑息於此而赦之乎昔成湯之時其旱可謂久矣湯以六事自責而已未嘗聞赦也高宗有飛雉之鳴可謂異矣祖已訓之以正厥事而已未嘗聞赦也周宣王之時其旱亦可謂久矣詩美其側身修行而已未嘗聞赦也夫遇災應變得如成湯高宗宣王不亦可乎而必赦姦宄以為恵不亦異乎竊原國家之意豈非謂

刑罰獄訟或有寃濫故赦之以致和氣茍得其人則自無寃濫矣况近年以來省法弛禁人持近厚之心刑罰清而獄訟理乃使兇奸之人概蒙釋宥恐非國之福也臣願朝廷或遇灾異求古明王所以應天之道或修法度政事之未備者或求惠民濟衆之未至者或舉擢有道德才行而隱晦於下位者或出宫嬪之閒執事歳深與無職掌掃灑而幽閉者臣聞太祖皇帝躬履儉約嬪御不滿三百猶以為多嘗因霖雨又出數十人此近事之驗也凡此皆先王

舊典或祖宗故事惟陛下博求行之以應變而赦不妄下庶使乎寇賊奸宄無不息矣熙寧元年上時通判利州

錫賚

上仁宗論無功不當賜第　蘇舜欽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内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從令月十八日准三司帖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

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恵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栁尭卿自有居第極為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絶僥覬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

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禱之至康定元年十一月上時監在京楼店務

上神宗辭賜金　　司馬光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也

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敝袴猶不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

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者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悦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皆懐怨望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寛仁承

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兹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内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横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裁減而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此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廼天

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飾小廉也廼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治平四年六月光奉勑充英宗山陵儀仗使上時降中使賜鮹金五十兩並銀合重三十兩光上奏辭之不許故再上此奏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乞權罷南郊臣寮賜予

錢顗

臣伏以邊境未寧軍需至急朝廷經費百倍於祖宗之

時帑藏空虛間或兼水旱之患從今不務省減向去何
以枝梧然而事有權宜理難固執豈可目前只圖僥倖
之利不能力為陛下久遠之謀臣雖至愚言思有補臣
謂今冬郊祀之禮陛下在亮陰恭默之中遵先朝三年
之舊制是亦不得已而行之内外供費豈當用平時之
例而況覃霈之恩未遠特支之賞亦頻天下之財取之
盡毫末數年之内用之無孑遺民力既極困窮國用正
宜裁損臣聞在真宗全盛之世尚詔三司減郊祀應奉

之物十餘萬載於國史足以為法陛下誠思咸平中府庫之所積孰與今日為比耶所有將來南郊伏乞陛下特降睿旨除三軍賞給外應內外文武臣寮舊例賜予一切權且寢罷至於應奉不急之費亦乞減削如此則內足以省國用外足以寬民力豈曰小補之哉唯陛下斷在宸衷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熈寧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神宗乞聽宰臣辭免郊賜　司馬光

臣伏覩宰臣曽公亮等奏以河朔𦂳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㫖送學士院取㫖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食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歲河

北之地災害特甚鄉者慶歴之末河决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歴之時國家豈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况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時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恵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

於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不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減又何損乎倘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乗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悦恐

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已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令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不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

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兾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竒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衆言所移實天下幸甚

熈寧元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後數日光與王珪王安石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荐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

為始宜聽兩府辭賞為便安石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賜餼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眞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耶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意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已意批答公亮等因不復辭

## 上哲宗論賜楊琰度牒　蔡蹈

臣伏覩近降聖旨指揮以金明池修龍舟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供備庫副使楊琰者按琰本木工止緣技巧馴致使名禄養豐厚特有加賜近代以來以工巧被寵遇者未有如琰比也而琰之圖效非有搴旗斬將之勞而操規矩執繩墨以指揮㢘工正其責也龍舟之役其費不貲朝廷不責其過侈以傷太府之財幸也復以度牒賜之未為允當且今度牒直金二百千以十有五牒計之凡三千緡非不多矣舉而授琰曽不計校甚亡謂

也若謂其功可賞耶設或運機精思殫盡竒巧以窮耳目之玩不過百工何足多尚朝廷賞之過厚内外籍籍不無議論凡賞罰所以存勸沮也賞當乎功則天下勸而赴功者有之矣罰當乎罪則天下沮而逺罪者有之矣今以一龍舟之勞而命賞過厚不知意果何在耶若謂其勞不可以不賞則邊陲用命國爾忘家之人緩急不同假令邊陲之士為陛下臨危拒敵而致其死不知何以為賜予臣等竊聞諸路州郡每有興修河渠水利

官府祠廟等於朝廷乞降度牒不唯重惜未即應副而詰問勘當十不得五其重如此而獨於賞琰不以為意何耶臣等愚陋欲望聖慈特賜裁減天下幸甚紹聖三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徽宗乞今後非有大勲業者不賜第　翁彦國

臣伏以慶賞之柄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仰惟陛下勵精致治未明求衣旰食聽事以詔多士士之起以赴功

底績者不可勝計於是醲於用賞以示勸焉甚盛之舉也然禮有常數事有埶極過則為濫臣請摭所聞而論之伏見比年以來臣寮有被眷異者不惟官職之超躐錫賚之駢蕃多遂賜第者臣聞蒙賜之家則必宛轉計會踏逐官屋以空閑為名或請酬價兑買百姓物業實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況太平歲久京師户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

地瓦木毀撤盡為棄物縱所得地何力可造所失者固
已多矣既而鳩工市材一出公上請托營繕務極壯麗
縻費不貲陛下知其為恩未知其為害羣臣莫為陛下
言者得無惡於害已歟設將相大臣有大勲大業非尋
常賞典所可報賜第可也邇者用為從官一無可紀已
聞賜第矣恩倖技術憑藉寵遇攀援僥求漸不可長陛
下以天下為度於臣寮慶賞略不小靳此天下所共惜
之臣願為之埶極而已臣寮所得月俸以其終身計之

幾何哉至於賞挌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使嵗月之中比比受賜亦幾何哉奈何嚬笑之頃頻損十百萬爲一第之費及斂數十百家之怨爲一家之恵陛下何取於此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將積如丘山公私富藏可跂而待也入之有經用之無藝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巵矣伏望睿慈少賜留神萬一可採請自今以始非有大勲大業㬥著天下者弗復賜第雖已得旨許三省執奏臺諭諫争庶以下息覬覦之心仰稱聖明愛民節用

之意大觀三年七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